



骄傲的称呼

莫·伏陀比揚諾夫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設計：韓 恕

驕傲的稱呼

蘇聯英雄 莫·伏陀比揚諾夫著

趙 傑譯 胡 平校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3 1/2印張 66,000字

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80,000 定價(5)0.24元

驕傲的稱呼

——关于同志愛和友誼的故事——

蘇聯英雄 莫·伏陀比揚諾夫著

趙杰譯 胡平校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作者以生动的故事,說明了苏联人民的友誼和同志爱的力量,苏維埃社会人与人之間的完全新型的互助友爱关系,苏联人民的真誠友誼的思想基礎,以及苏联人民对于友誼的原則态度。

М. ВОДОПЬЯНОВ
ГОРДОЕ СЛОВ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5

目 次

人对人——是同志!.....	8
患难知朋友.....	20
“救救我们的生命!”.....	32
“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拯救同志”.....	48
“忠实的同志是生活道路上的依靠”.....	66
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80
在友谊中要坚持真理!.....	91
“没有朋友,就要寻找;找到了,就要珍惜”.....	99



楔形的火焰在夏日晚上黑暗平靜的湖面上抖动着，這是一堆熊熊的營火在湖水中的反映。微風從對岸傳來斷斷續續的話語，並且夾雜着歌聲。

在莫斯科近郊風景如畫的比西羅沃湖邊，在茂密的白樺樹林里，有一所學校少先隊夏令營。孩子們在這裡生活得很好。這裡有極好的游泳場，在天熱的時候，岸邊總是擠滿皮膚晒得紅紅的孩子們。這裡也有少年釣魚家的廣闊的活動場所。噴香的松樹林伸展到幽靜的深處。這裡所有的一切都引誘着人們去遊覽，在人們的心里喚起各種各樣的幻想。

……有一天，幾個少先隊員代表跑來找我，邀我去參加他們的營火會。

“我們的營火會是有主題的，在營火會上我們要談友誼的

問題。”个子高大，短头发，戴着深度近視眼鏡的女輔導員認真地說。

我愉快地接受了孩子們的邀請。

傍晚，当我听到了集合号声的时候，我就坐着小船到湖的对岸去。

一根火柴点起了白樺樹干和枯枝做成的營火堆，很快地火苗就變成了熊熊大火。

說實在的，开始时我真不知道應該向孩子們講些什麼，然而，我忽然想起了熟悉的歌曲里的一句話：“我們有驕傲的稱呼——同志。”

營火邊的談話一直進行着。樹枝都燒完了。女輔導員不時看看表，而每一次總有一個孩子請求：

“呶，再讓我們坐一会儿吧，利吉雅·米哈依洛芙娜……”

最後，我跟孩子們說好，兩天以後我再來和他們繼續談下去。

但是我們還是沒有談完，於是，我又答應再去作客。結果不知不覺地在整個夏天里，每個星期我都到白樺樹林的孩子們那里去一次。我們交上了朋友。比西羅沃湖邊夏令營的孩子們都是些好孩子——聰明，伶俐，有創造精神，待人熱情誠懇。

我們在少先隊的營火旁邊談了很多，大部分是關於蘇維埃人的友誼和同志愛的事情。我回憶起了上次戰爭期間的許多故事和我自己多年飛行生活的遭遇，有時候還給孩子們朗讀了自己寫的故事。

夏天過去了，夏令營結束了，我從別墅回到了城里，然而與孩子們所作的那些傾心談話的回憶激勵我來寫這本書。當

然,这并不是比西罗沃湖边谈话的确切的速记稿——有许多东西被删掉了,有些新的东西添了进去——但是这本书中的大部分内容仍然是当时所谈的。因此,这本书如果落到曾经在白桦树林的夏令营生活过的我的少年朋友的手里,那么无疑地,他们一定能够想起湖边那些愉快的夏夜和我们在营火旁边的谈话。

那些我没有能够在营火会上遇到的少年读者,我希望他们也能够想一想,他是否正确地懂得了没有写成文字的关于友谊和同志爱的教言,并且严格地遵守它们?





人对人——是同志！

同志真是个出色的字眼，它包含着极深刻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都了解和珍贵同志这两个字。我们以同志来称呼那些和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工作和休息，和我们走着一条道路，走向一个目标的人。所有我们苏联人都是同志，我们共同建设着共产主义社会。对于国外的我们的千百万朋友，对于为人类幸福而斗争的人们，我们也以这样美好的字眼——同志来称呼他们。我们对这一点已经习惯了，而如果给周围的人以别种称呼反而是不可思议的了。

可是曾经有一个时候，同志这个字眼在我国几乎是被禁止的，因为这是团结起来跟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为自由和劳动人民的权利而斗争的工人革命家的互相之间的称呼。

他們从同志的團結和友誼中获取力量来进行艰难危险的斗争。

偉大的作家高尔基在自己早期的短篇小说“同志集”中，很好地表明了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中同志爱的偉大力量。

在某个城市里住着許多人。他們的生活很困难，但是，在这时候：“在他們的备遭迫害的惨淡的生活里面，在被侮辱所毒害了的心灵里面，在强暴者的形形色色的謊騙所沾污了的意識里面——在这困难的、悲哀的、充滿屈辱和苦痛的生活里面——投进了一个簡單的、光明的字眼：

“同志！……”

这在他們，并不是新的字眼，他們曾經听见过而且自己也說过这两个字，但在这以前，这个字眼的声音是那么空洞，那么滯鈍，象一切熟悉的用慣了的字眼一样，尽可以把它忘掉，而且忘掉了它也不会損失任何东西。

然而現在，这个字眼是清楚的，坚定的，它发出的是另外一种声音，它里面貫穿了另外一种精神，好象有某种坚强的，光輝的，金剛石似的東西在它里面閃爍着……

他們越是深刻地看到这个字眼所表現出的光明的精神，就越发觉这个字眼光輝燦爛而富有意义。

“同志！”他們說。

他們感觉到，这个字眼是联合全世界的，它把世界上的一切人都提升到自由的高处，用新的結扣，即坚固的、互相尊敬的、尊重人的自由和爭取人的自由的結扣，把他們联系起来。”^①

① 参看“瞿秋白文集”，第3集，第1492-1493頁。——譯者

很早以前，那时我还不到八岁，我第一次在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意义上听到了同志这个字眼。那时我們住在西伯利亞一个被密林环抱的名叫达依薛特的小城里。我們这些小孩子最喜欢的是到草莓和蘑菇密集的地方去玩。而且，帶一袋草莓到城里还能换到几个哥比，而这对于我們每一个人都是很需要的。

有一天我和兩個伙伴走进了森林的深处。時間是正午，可是在阴森森的林子里是这样的昏暗寂靜，好象黑夜就要到来一样似的。我們大家都沉默了下来。就在那些天里，达依薛特城内所有的人們的腦子里都想着流放犯：前几天，一队流放犯在路上打死了看守人，逃进了叢林。全城都为这件事情不安起来。事情发生在离开达依薛特城不远的地方，因此逃跑者很可能就在离我們不远的某个地方躲藏着。

当我們在林子里走着时，我們眼前总是閃現着神秘的流放犯——可怕的强盜的幻影。突然間，我們真的在靜寂中听到了隱隱約約的声音，象是誰在呻吟。我們被吓坏了，双脚顫抖得几乎要跪到地上了。

我們又听到了一声呻吟。我們小心翼翼、提心吊胆地走向发出呻吟的地方。在我們面前的地上歪躺着一个戴着手铐的人。他一动不动地躺着，閉着眼睛。高高的額上滿是污泥，这个逃犯看来已經死去了。

“叔叔，叔叔，”我的朋友中的一个叫了起来：“你活着还是死了？”

“喝水，水……”他要求我們。

恐惧逐漸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人的生命負責的完全新的感觉。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命运是掌握在我們手里。

只有我們能够幫助他或是讓他死去。當然，我們並沒有對此做一番選擇。

當我提了一桶混濁的湖水回來時，這個逃犯已經躺在柔軟的由樹葉鋪成的墊子上了。這時候我們才發現他負了傷，於是就用他自己襯衫上的一塊布包紮了他的肩膀。

我們幾乎有四天沒有離開這個受傷者，為他搭了小棚，為他煮了蘑菇，從家里拿來了麵包。

這個逃犯名叫彼得·阿歷克塞也維奇。從他那里我們知道，他從來沒有殺過人，也沒有偷過東西。

隨着時間的消逝，彼得·阿歷克塞也維奇在火堆旁邊向我們所作的那些奇妙的談話，在我的記憶中逐漸忘卻了，但是就是現在我仿佛仍然看到面前林子里的小棚和一动不动地听着他的講話的小朋友的臉孔。大概在那個為我們拯救的人的話里有些什麼使我們幼小的心灵激動的東西。我們覺得，命運把我們和一個出色的人聯合了起來。我們從他那里知道了，我國人民受着怎樣的壓迫，先進的人們怎樣為了人民的解放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他用了什麼話來表達這些思想，我已經不能再重複了。

彼得·阿歷克塞也維奇很快地復原了。他原來那種艱困的狀況與其說是因為負了傷，不如說是受到飢渴的折磨的緣故。我們好容易才找到銼子並且幫他銼斷了鐐銬。以後就用盡一切方法替他找了一身衣服。

在分別的時候，我們站在巨大的松樹和柏樹中間熄滅的火堆旁邊。

彼得·阿歷克塞也維奇對我們說：

“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我的親愛的朋友們！謝謝你們，

你們是真正的好同志……”

同志！在那个时候我当然不能完全了解这个出色字眼所包含的全部意义，但是总觉得，如果别人这样称呼你，那是非常好的。

又过了許多年，我才重新听到同志这个亲切的称呼。要知道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沙皇俄国的艰难年代里度过的。那里，象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是資本主义的吃人的法則——“人对人是豺狼”——在統治着。关于这一点列宁这样說过：“旧社会所依据的原則：不是你去掠夺別人，便是別人来掠夺你；不是你替別人作工，便是別人替你作工；你或是当一个奴隶主，或是当一个奴隶。”^①那个时候在农民中間流傳着这样的說法：“各人自扫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我的父母亲从达依薛特城搬到了唐波夫省的僻靜的乡村里。这里，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是文盲。城市里来的消息——那时城里正在进行爭取劳动者的解放的斗争——总是很迟才能听到，并且往往被严重地歪曲了。但是我們还是知道，革命已經爆发，在国内建立了新政权——工农政权。

1918年，我，一个农村孩子，志愿加入了紅軍，参加了保卫年青苏維埃共和国的斗争。当我走进軍事委员会的时候，人家把我叫做同志。在我服务的“伊里亞·莫洛美茨”重型飞机营里，指揮員把我叫做战士同志。我的新朋友和同志們帮助我学习成为汽車司机，以后做飞机上的机械师，最后成为飞机駕駛員。他們帮助我象帮助千百个其他少年一样。

有一次，“同志”这个字拯救了我，而它为我的朋友开辟了

^① “列宁文选”，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10頁。——譯者

寬廣而光明的生活道路。

這件事發生在 25 年以前，在北极无边无际的聶聶茨冻土地帶的中心。这个冻土地帶从白海的咽喉一直延伸到叶瓦塞河。在那些年代里，北极是很少看到飞机的。在原始的无人居住的地方飞行是很困难的，那里每隔数百公里才有一家住户。这里沒有飞机場，沒有准确的地图，沒有气象站，而且就連那时的飞机本身也不适宜在北极条件下飞行。那时我担负着駕駛“空中車輛”的任务，在冻土地帶做运输工作，把苏联工人、医生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运送邮件和各种貨物，直到运送唯一的一所学校所需要的練習本。

一天我被派进行空中偵察，任务是記下預定开辟的航綫所經過的路綫。开始时，天气非常好。但是过了几十分鐘，我的“輕快飞行”結束了：飞机陷进了大风雪中。我开始飞得高一些，希望在那里飞机会少摆动些。然而事情变得更糟糕了！可怕的大风暴包围了飞机，把它举得高高的，然后又突然把它往下一扔，于是我只好用座位上的皮帶把身子綁得紧紧的。这时飞机处于无救的狀況中，好象一块木片漂浮在狂风大浪中一样，但是我並沒有放棄逃出險境的最后一綫希望，我降低飞机作低空飞行。

下面是白茫茫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見，眼睛很难确定自己飞得是高还是低。但是忽然在前面看到了一些黑点。

“难道是灌木叢嗎？”

飞得近了些，黑点微微动着。我知道了，这是鹿听到飞机的喧声在奔跑。

雪还没有止，空間和大地混成了一片白色，白得使眼睛都睜不开，好象雪花自己在发光一样。我多么希望在前面可以

看到个路标啊！但是什么也没有，只是雪，雪。

我轉了个急弯，突然間馬达的声音被一陣噼啪的响声盖住了，原来是机翼触地了。我覺察到，飞机好象是碰坏了。一声震响，接着一切都浸沉在黑暗中。

在这个时候，一个年輕的聶聶茨人瓦烏里駕着鹿車离开了住地。这个在冻土地帶生長起来的人是一个能干的人。即使在最凶惡的风暴中他还是好象在家里一样。他在鹿車上帶了飼料和自己的食物，什么时候都可以在雪地里停下来等待天气好轉。

养鹿人瓦烏里，是聶聶茨人。冻土地帶的人都知道他。不知道他已經有多少次参加过节日的鹿車比赛，而每一次总是首先到达終点，把傳統的錦标系在自己的白鹿車上呢。而他射击又是多么出色啊！他多么巧妙地設下捕兽的陷阱，得到过多少白色和藍色的皮子，火紅的和黑色的狐皮啊！瓦烏里是个真正的騎手和獵人。

瓦烏里赶得很快，他还要走很長的路。他不能迟延，他没有权利这样做，因为他的生活的幸福就取决于他能否准时赶到。而瓦烏里也就全力驅赶着自己的鹿。他的鹿車象一陣风似的向前飞跑着。

风已經把雪压了下去，白色的雪粉盖住了大地。鹿車很輕松地在坚硬的道路上滑行。鹿象小鳥般地飞跑着。瓦烏里抬头看了看天空的星星。从最高处到北斗星，整个天空密布着各种色彩的光芒，这些光芒时而伸展开来，时而又奔向不同的方向。各种色度不同的奇妙的色彩在天空飞驰。蒼白、暗淡的月亮悬挂在各种燦爛的星星中間。

天上五色繽紛的光芒熄灭了，而月亮又重新出現在許多

晶瑩的星星中間。

“哦，哦，哦！”青年大聲叫着，沖破了凍土地帶的深深的靜寂，“哦，哦，哦……”

行路的時候最好想事情。許多思想會闖進路人的腦子裏。而瓦烏里也想起了許多事情，主要是想阿依娜。

在凍土地帶新聞是不多的。人們把所有的事情都記在腦子裏，比如誰死了，那里生了一個孩子，誰應該和誰結婚等，都知道得很清楚。大家都知道，阿依娜和瓦烏里互相愛着，他們曾一起長大，一起玩耍過，以後又一起打過獵。

凍土地帶所有的人都知道，瓦烏里和阿依娜應該結為夫婦。

這里的人也知道，有幾千頭鹿的老財主維爾卡，打算娶第二個妻子。他選定了阿依娜。他給姑娘的父親很大的聘金——按照聶聶茨人的說法，這就是“女人的價錢”——二百頭鹿。

這個可怕的消息傳到了瓦烏里的耳裏。現在在維爾卡的家里正在準備婚禮，阿依娜將要成為老財主的妻子。

“讓狼來吃掉維爾卡的鹿！讓狼把他撕碎！他想奪走我的阿依娜，”瓦烏里想着，全力驅趕着鹿車。不，瓦烏里不能把自己的未婚妻交給老維爾卡。瓦烏里一定要把阿依娜帶走。在凍土地帶現在有新的法律，這個法律和帶來了這個法律的人們，一定會幫助瓦烏里和阿依娜。

鹿飛跑着。

但是前面是什麼呀？獵人尖銳的眼睛很遠就看到了一个模糊的黑東西。現在距離這個奇怪的小丘越來越近了，瓦烏里的飛馳着的鹿車突然停了下來。鹿一动不动地站住了。